

序言

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之际，中国艺术研究院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连续举办“人民形象 中国精神——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艺术家系列精品展”，时间持续半年之久，观众踊跃，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的同时，也得到文化艺术界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系列精品展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深入生活写生创作收获成果的展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在深入学习贯彻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新收获。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深入生活的创作实践中，进一步感悟到艺术家只有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中，才能感受生活之真，生活之美，才能迸发艺术激情，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立得住、留得下的艺术精品。此次系列展之所以时代气息浓郁，艺术感染力深厚，正是得力于艺术家们对时代生活的强烈感受。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充满学术气息和艺术氛围的文化家园，是我国唯一一所集艺术科研、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机构。艺术创作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三位一体”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十余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艺术创作领域发展成果显著，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艺术家。他们以在繁荣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发挥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为己任，他们的艺术实践和探索，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艺术应有的价值理念和艺术家应有的社会担当。

艺术之养成，得之于生活与性灵；艺术家之养成，尚需在生活与性灵之外，兼有艺术沉思与涵养。艺术的力量，得之于感性、情感和富于灵性的想象，得之于深刻、敏锐和富有历史感的思想。优秀的艺术，得之于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得之于艺术家对生活、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真正的艺术既表达人的审美趣味、探讨人的精神、情感，追问未知世界的真相，又着眼于历史与时代，为推动社会的发展，表达人民的愿望，为实现人民的梦想，贡献无形恒久的力量。这是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追求，是时代赋予艺术的使命，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所追求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方向。正因此，他们努力从民族、大众的当代审美趋向中彰显自身的艺术个性，以坚定的文化自觉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汲取营养，以明确的立场深入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以不断的艺术创新攀登时代艺术高峰。也正因此，他们作为一个艺术群体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他们每一个人作为个体的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也日益彰显。

参加此次系列精品展的18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艺术家是：田黎明、杨飞云、朱宪民、黑明、朱乐耕、徐累、龙力游、刘建平、王亚雄、陈忠康、骆芃芃、管峻、刘万鸣、江宏伟、何家英、赵建成、张祖英、吴为山，展品涵盖绘画、雕塑、书法、篆刻、摄影、陶艺、漆艺等多个艺术门类。艺术家们的作品旨艺俱佳，或意趣盎然，或含蓄隽永；或引人静观，或发人深省，无不以艺术的魅力让人沉浸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艺术家系列精品展为人们检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家的整体实力和艺术面貌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视角。此展之后，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中青年艺术家系列展也将拉开帷幕，人们会更全面地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家们创作的整体面貌。

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艺术家系列精品展结束之时，参展艺术家们将自己的精品无偿捐赠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与这里珍藏的2000余幅历代绘画精品和其他艺术珍品共同作为研究和教学之用。

在18位艺术家的捐赠作品与部分参展作品合集出版之际，谨写以上文字，作为序言。

王文章

缘物若水（节选）

文 / 田黎明

中国传统绘画把写生当写意境来体验，此时的意境便是生命。中国人面对自然，往往把自我融到生活中去，又把生活看作一种境界。人在境界里才能有真善美，所以中国绘画的表达不是写物之体态，而是一种自然精神里的人文心性。

看范宽、虚谷、齐白石的画，我们能感觉到时空中的人文精神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深深影响。再看伦勃朗、苏丁、毕加索的画，所经历的是生理、情绪、视觉和人性内在生命的跳动。

我觉得东方人、西方人用画笔在面对物象时各持有一种心性：前者面向自然，后者面向自我，而各自心性的本身就决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王蒙面对群山默默隐居三十年，画与人格已成为他的生活方式，现实与理想在生活的过程中协调。今年我去西安，在华山境内，从火车上远远望去，好似看到了范宽《溪山行旅图》的那个已经九百年的山头，它就是华山的西峰。范宽画面上的墨点就是一种远观感觉，那么大的山浓缩于六尺之中象征着千年半壁江山，这一笔一笔感受，这一天一天体验，生活靠着情景合一去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里耐性已经转化为自然的生活状态了。

我想起在东京一家美术馆面对法国作家 MAORIEE VRRILLO 的画面，他一生的作品都集中在一个小镇的几条街道中，有那里的教堂、民居和街道两旁的树木。从 1905 年到 1955 年，他始终如一地画着小镇，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对他画面的影响都含在了风景的笔触中，孤独、忧郁和沉静。这与其说是一种持久的耐力，不如说是一种淡泊生活方式，人于其中很纯净。

于此，我又想到了李可染先生从 1963 年至 1989 年间，深厚的山水境界在岁月中不断地净化，纯之又纯。这就是生活的定律，而生活的定律就是艺术的定律和人格的定律。可染先生的画是对自然生命的赞美，“我”的一切变成了自然中的一切。上述这位法国画家的画是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发问，“我”的一切在疑惑中变得孤独而浓郁。他们同样画着一棵树，可染先生是以物观物的心境来观照，法国画家是面对自我生存状态的种种感触。东方人的自然观是在平凡的景致中蕴含着人的经历，人的一切经历都在日常中得到滋润。此时我想到中国的绘画都有一个共通的气息，这就是透明清新的空气，人可以于其中尽兴地呼吸人和自然的经历。

生活中人们往往喜欢性格开朗的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也会变得透明，难道画面不应如此吗？如果一个人的感觉越是清晰明了地映在平面上，这种明朗化的气息就越容易被人所呼吸。“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好似随着杜诗的情境化作细雨，无声无言地去和谐万物，



草原
纸本水墨
156.6cm × 77.8cm 1987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啊，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它的境界，它的常有之美，像是一种明朗，像是一种气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恬淡的性情，“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是放达的人生胸襟，而李清照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是忧郁里的情调。它们都是一种境界，在生活气象中，把艺术感觉准确步入了身心合一的体验才能进入情景交融的空间。

然而艺术感觉的准确是什么，说是生存状态的真实还不够，说是对事物的理解也不够，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能把见到的风景只视为一种感觉的真实，也不能把对物象的思考只记作一种准确的方位。就像登山，沿途风景似乎在有意无意中掠过，当登上主峰，才会回首去寻找经过的近的、远的空间。再沿路返转，每一处风景便融入一个整体的意象里，这种意象是文化和精神的空间，它存在于山石草木中，能否面对它们以经历一种整体的东西来和谐这一石一树一山一水呢？

我们的祖先把山水空间分为高远、平远、深远，“三远”便把静观推到了面前。静观向内是心境，向外是交融。张旭的书法是流动的，但它是静观的方式。静观是一种精神，以此引申一个造型更是一种文化的缩影。辛弃疾的“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中，“江水”“行人泪”是平远与高远的空间，而“望长安”与“可怜无数山”是心底深远的造型与空间。远是一种静观方式。把平常在自然空间里传来声音的回响，才会带有更远的意味。

冬日的阳光有如远方亲人的音信，夏日的骄阳使人觉得很近，春秋之光却很适宜，有时一句话就给人很远的回味，淡的东西也有远的感觉，人的一个行为也会使人觉得远而亲切。金农的画像冬日的阳光，白石老人的画似春秋。明代吴从先的《小窗自纪》中有“山静昼亦夜，山淡春亦秋，山空暖亦寒，山深晴亦雨”的诗句，借助自然之状的转换，道出了人的一种冷远而沉郁的感觉，我觉得看虚谷的画很像这首诗。

近，好像是西方人的一种静观方式。一个“近”字似乎可以把物质的东西都可拿到人的身边，机器正在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电视机的图像和声音是一种近，电脑网络是一种近，近得使世界变小了、清楚了，人在其中体味到许多的快乐，人自觉地参与进去，随之人与人的情感却变得复杂和陌生了。

有一个电视剧讲一对男女互为邻居，共用一个厨房，生活中他们各自为对方占有自己的空间而吵闹、怨恨，但他们同时又是电脑网络上的密友，通过电脑，他们的感情正在相融，生活中的他们天天见面却又互不相识。机器在操纵着人与人的距离。



夏日
纸本水墨
103cm × 84.4cm 1996

其实现代生活的节奏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人每天都在忙碌中制造着紧张。我常常乘小面的，司机在拥挤的车群中一会儿猛加速，一会儿猛刹车，弄得人眼晕心跳，人随时会被车撞，或车撞别人。乘飞机也有紧张感，人在高处会感觉到一种空旷的自由，但只要飞机在气流中抖了起来，人的身体也会随着机身在空中七上八下，真像被越上越紧的发条。你说我纯静，我只想静；你说我心如流水，我知是谁；你说我没有欲，我喜欢鱼。我看你轻轻，你很清；我跟你谈谈，你很淡。你不言语，我在观雨。

我与机器在对话中显得好像各自孤独而又互不分离。人在高速的节奏里已很疲惫时，自会向往深远广袤的空间，虽然室内的盆花能装点人的自然，但身心凭窗远望，渴求穿透眼底层层灯火向着明月寻求。“一月印一切水，一切水映一月”。我喜欢这句话，它包容了关于清空的所有感觉。清空是一种心境，也是诗人的一种幽思，它又是人的自然心性。清空是冲淡的气韵；清空是明朗的昼夜。它穿行在山川、花影中，它也穿行在密集的人群里，伏在人的心性中。杜甫《送郑虔贬台州》诗：“……万转千回，清空一气，纯是泪点，都无墨痕。”道出清气来去无痕的人格，身心受体怵，却无怨恨心。清空之气不为冗事所动，它自有一方净土，看南宋梁楷大写意的李白像，两三笔简到只剩下一泓清气，其境之远，使我内心有一种清出泥中泉，影在空间徊。此身在物外，正是映月时的感知。清空的纯度把现实的浮尘化为精神的家园，它使暗为淡，使浊为清，使物归真。元代倪云林的逸笔山水，乃是一方泥土中的清池，山如秋的淡荷，孤寂空旷，对月托心，这是诗人的大观，似浮动的山岚，清晨的芳香，林中的疾风，也似湍急的溪流，有道可寻，而愁无着处，来去清风。所谓气象于此是虚出实，而笔墨的写意方式便于此会意了。水与墨既出自具象之物又不落于具象之物，望物寻象便是它的本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好大的情景啊！刘禹锡好像在深深地领悟着水与月的文化方式，没有具体的环境，只有具体物，而景是靠空间形成的，借用物的移动和交错，造出了巨大的景象。

细观传统绘画中的山水、花卉、人物，有谁出之某地某景呢？中国的园林也是造境界不是造景点，以其深隐清空的方式让人领略其中的含蓄之妙。所谓“迁想妙得”（顾恺之语）就是一种以水观月的方式。“一月印一切水”不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吗？！清空之境是一种气韵在物中行走，似云、似雾、似水、似远山。人在自然中散步，让清空冲淡心底的荆棘，让清空来浸透情怀，月渗于水，才有清空之深远，水在流动，明月散而不乱。清以物的淡与浓，托出心性的淡与浓，八大山人于画面中舍去了繁多物本之态和机质，只剩下此物非物的精神观照，山水知



都市女孩
纸本水墨
139cm × 69.2cm 1998

天理，石鸟观世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清空的博大胸襟，月之所以能印一切水，是月高而无怨，高而无物，但它又时常处于平凡的最凹处。高是自然之气象，低是人的生活之道。人行在低处，像清澈的水，方才映月。此中生活便成为一种境界，这又是多么美好呀。

无名英雄
纸本水墨

287.6cm x 149.2cm 2014





无名英雄（局部）

纸本水墨

287.6cm × 149.2cm 2014



正午
纸本水墨
186cm × 96cm 2014





正午 (局部)
纸本水墨
186cm × 96cm 2014





青春
纸本水墨
298.6cm × 149.4cm 2014





青春（局部）

纸本水墨

298.6cm × 149.4cm 2014

